

■第1節 初めての転職

呂布，字奉先，五原郡，九原人也。以驍武，給並州。

○烏丸伝曰…蹋頓又驍武。邊長老，皆比之，冒頓。

刺史丁原，為騎都尉，屯河内。以布為主簿，大見親待。

靈帝崩，原將兵，詣洛陽。與何進謀誅諸黃門，拜執金吾。

進敗，董卓入京都，將為亂，欲殺原，並其兵眾。卓以布，見信于原。

誘布，令殺原。布斬原首，詣卓。卓以布，為騎都尉。甚愛信之，誓為父子。

布便弓馬，膂力過人，號為飛將。

○董卓伝曰…卓膂力過人，雙帶兩鞬，左右馳射。為羌胡所畏。

○曹彰伝曰…任城威王彰，字子文。少善射御，膂力過人，手格猛獸。

稍遷至，中郎將，封都亭侯。卓自，以遇人無禮，恐人謀己。行止，常以布自衛。

然卓性剛而褊，忿不思難。嘗小失意，拔手戟，擲布。布拳捷，避之。

為卓顧謝，卓意亦解。由是，陰怨卓。卓常使布，守中閤。

布與卓侍婢私通，恐事發覺，心不自安。

○史記李広伝曰…廣居右北平，匈奴聞之，號曰…漢之飛將軍。

○漢書李広伝曰…廣在郡，匈奴號曰…漢飛將軍。避之，數歲不入界。

■第2節 并州政權

先是，司徒王允，以布州裏壯健，厚接納之。後布詣允，陳卓幾，見殺狀。

時允，與僕射士孫瑞，密謀誅卓。是以，告布，使為內應。

布曰…「奈如父子何！」

允曰…「君自姓呂，本非骨肉。今憂死，不暇。何謂父子？」

布遂許之，手刃刺卓。語在卓傳。

允以布為，奮武將軍，假節，儀比三司。進封溫侯，共秉朝政。

布自殺卓後，畏惡涼州人，涼州人皆怨。

由是，李傕等，遂相結，還攻長安城。

○英雄記曰…郭汜在城北。布開城門，將兵就汜，言「且卻兵，但身，決勝負。」

汜、布乃獨共對戰，布以矛，刺中汜。汜後騎，遂前救汜。汜、布，遂各兩罷。

布不能拒，傕等，遂入長安。卓死後六旬，布亦敗。

○臣松之案，英雄記曰…諸書，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，六月一日敗走，

時又無閏，不及六旬。將數百騎，出武關，欲詣袁術。

○袁術佯曰…既與紹有隙，又與劉表不平，而北連公孫瓚。紹與瓚不和，而南連劉表。

其兄弟攜貳。舍近交遠，如此。引軍，入陳留。

太祖與紹，合擊，大破術軍。術以餘眾，奔九江，殺揚州刺史陳溫，領其州。

■ 3節 袁紹による暗殺

布自，以殺卓，為術報讎。欲以德之。術惡，其反覆。拒而不受。

北詣袁紹，紹與布，擊張燕，於常山。燕精兵萬餘，騎數千。布有，良馬曰赤兔。

○曹瞞傳曰…時人語曰…「人中有呂布，馬中有赤兔。」

遂破燕軍。而求，益兵眾。將士鈔掠，紹患忌之。布覺其意，從紹求去。

紹恐，還為己害，遣壯士，夜掩殺布，不獲。事露，布走河內。

○英雄記曰…布自，以有功，于袁氏，輕傲，紹下諸將。以為擅，相署置，不足貴也。

布求還洛，紹假布，領司隸校尉。外言當遣，內欲殺布。

與張楊合。紹令眾，追之，皆畏布。莫敢逼近者。

○張楊，字稚叔。雲中人也。以武勇，給並州。為武猛，從事。

靈帝末，帝以所寵，小黃門蹇碩，為西園上軍校尉。太祖及袁紹等，皆為校尉，屬之。

並州刺史丁原，遣楊，將兵詣碩。為假司馬。

楊，素與呂布善。太祖之圍布，楊欲救之，不能。

■第4節 軍師、陳宮の思惑

呂布之，拾袁紹從張楊也，過邈臨別，把手共誓。紹聞之，大恨。

邈畏太祖，終為紹。擊己也，心不自安。

○張邈字孟卓，東平壽張人也。太祖、袁紹皆與邈友。

董卓之亂，太祖與邈首舉義兵。汴水之戰，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。

袁紹既為盟主，有驕矜色，邈正議責紹。紹使太祖殺邈，太祖不聽，責紹。

曰…「孟卓，親友也，是非當容之。今天下未定，不宜自相危也。」

邈知之，益德太祖。

興平元年，太祖復征謙，邈弟超，與太祖將陳宮、共謀叛太祖。

宮說邈曰…「今州軍東征，其處空虛，呂布壯士，若權迎之，共牧兗州。

觀天下形勢，俟時事之變通，此亦縱橫之一時也。」邈從之。

○魚氏典略曰…陳宮字公台，東郡人也。剛直烈壯。及天下亂，始隨太祖。

後自疑，乃從呂布，為布畫策。布每不從，其計。

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，遂以其眾東迎布為兗州牧，據濮陽。

郡縣皆應，唯鄆城、東阿、范為太祖守。

太祖引軍還，與布戰於濮陽，太祖軍不利，相持百餘日。

是時歲旱、蟲蝗、少谷，百姓相食，布東屯山陽。

二年間，太祖乃盡復收諸城，擊破布於鉅野。布東奔劉備。

○英雄記曰…布見備，甚敬之，謂備曰…

「我與卿同邊地人也。布見關東起兵，欲誅董卓。

布殺卓東出，關東諸將無安布者，皆欲殺布耳。」

請備於帳中坐婦床上，令婦向拜，名備為弟。

備見，布語言無常，外然之，而內不說。

邈從布，留超將家屬屯雍丘。太祖攻圍數月，屠之，斬超及其家。邈詣袁術請救未至，自為其兵所殺。

■第5節 袁術の徐州刺史

備東擊術，布襲取下邳，備還歸布。布遣備屯小沛。布自稱徐州刺史。

○英雄記曰…布初入徐州，書與袁術。術報書曰…

「將軍誅卓，送其頭首，為術掃滅讎恥，其功一也。

將軍破兗州，術複明目於遐邇，其功二也。

術生年已來，不聞天下有劉備，備乃舉兵與術對戰；得以破備，其功三也。

將軍有，三大功，在術，將軍連年攻戰，軍糧苦少，今送，米二十萬斛」

布得書大喜，遂造下邳。

○英雄記曰…備中郎將，丹楊許耽，夜遣司馬章誑，來詣布，言，

「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，益德殺豹，城中大亂，不相信。

將軍兵向城西門，丹楊軍便開門內將軍矣」。布遂夜進，晨到城下。

○英雄記曰…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，布將ノ河内郝萌ハ反。將兵入ルハ，布所治，下邳府。

都督高順，斫萌首。萌將曹性，反萌。布問性，言「萌受，袁術謀。」

「謀者，悉クハ誰ッ？」 性言「陳宮同シク謀。」

時宮在ニ坐上ニ，面赤，傍人悉ク覺レ之。布以ニ宮大將ナルヲ一，不レ問也。

■第6節 独立の色気

術遣將紀靈等，步騎三萬攻備，備求救於布。

布諸將謂布曰：「將軍常欲殺備，今可假手於術。」

布曰：「不然。術若破備，則北連太山諸將，吾為在術圍中，不得不救也。」便嚴步兵千、騎二百，馳往赴備。靈等聞布至，皆斂兵不敢複攻。

○臧霸伝曰：臧霸，字宣高，泰山華人也。父戒，據法不聽，太守欲所私殺。

太守大怒，令收戒，詣府，時送者百餘人。霸年十八，將客數十人，徑於費西山中，要奪之。送者，莫敢動。因與父俱，亡命東海，由是以勇壯聞。黃巾起，霸從陶謙，擊破之。拜騎都尉。

遂收兵於徐州。與孫觀、吳敦、尹禮等並聚眾。霸為帥，屯於開陽。

太祖之討呂布也，霸等將兵助布。既禽布，霸自匿。太祖募索得霸，見而悅之。太祖以霸為琅邪相，敦利城、禮東莞、觀北海、康城陽太守。

割青、徐二州，委之於霸。

布於沛西南一裏安屯，遣鈴下請靈等，靈等亦請布共飲食。布謂靈等曰：

「玄德，布弟也。弟為諸君所困，故來救之。布性不喜合鬥，但喜解鬥耳。」

布令門候于營門中舉一隻戟，布言：

「諸君觀布射戟小支，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，不中可留決鬥。」

布舉弓射戟，正中小支。諸將皆驚，言「將軍天威也！」明日複歡會，然後各罷。

■第7節 軍師、陳珪の思惑

術欲，結布為援，乃為子，索布女。布許之。

術遣使韓胤，以僭號議，告布，並求迎婦。

沛相陳珪恐術、布成婚。則徐、揚合從，將為國難。於是，往說布曰：

「曹公，奉迎天子。將軍，宜與協同，策謀。今與術，結婚，受天下，不義之名。」布亦怨，術初，不己受也。女已在塗，追還絕婚，械送韓胤，梟首許市。

珪欲，使子登，詣太祖。布不肯遣。會使者至，拜布左將軍。

布大喜，即聽登往，並令奉，章謝恩。

登見太祖。因陳，布勇而無計，輕於去就，宜早圖之。

太祖曰：「布，狼子野心。誠難久養。非卿莫能究其情也。」

即增珪秩中二千石，拜登廣陵太守。

臨別，太祖執登手曰：「東方之事，便以相付。」令登陰合部眾以為內應。

始，布因登，求徐州牧。登還，布怒，拔戟，斫幾曰：

「卿父勸吾，協同曹公，絕婚公路。今吾所求，無一獲。而卿父子，並顯重。

為卿所賣耳！卿為吾言，其說云何？」

登不為動容，徐喻之曰，

「登見曹公言『待將軍，譬如養虎。當飽其肉，不飽則將噬人。』」

公曰『不如卿言也。譬如養鷹，饑則為用，飽則揚去。』其言如此。」布意乃解。

術怒，與韓暹、楊奉等連勢，遣大將張勳攻布。

布謂珪曰：「今致術軍。卿之由也。為之奈何？」

珪曰：「暹、奉與術，卒合之軍耳。策謀，不素定。不能相維持。

子登策之，比之連雞，勢不俱棲，可解離也。」

布用珪策，遣人說暹、奉。使與己並力，共擊術軍。軍資所有，悉許暹、奉。

於是暹、奉從之。勳大破敗。

○英雄記曰：高順諫曰：將軍躬殺董卓。威震夷狄，端坐顧盼，遠近自然畏服。

不宜輕自出軍。如或不捷，損名非小。」布不從。

■第8節 呂布が敗れた理由

建安三年，布復叛為術。遣高順，攻劉備於沛，破之。

太祖遣夏侯惇，救備，為順所敗。太祖自征布，至其城下。

○先賢行狀曰…太祖到下邳，登率郡兵，為軍先驅。

時登諸弟，在下邳城中。布乃質執，登三弟。欲求和同。登執意，不撓。進圍日急。布刺奸張弘，懼於後累，夜將登三弟，出就登。

布既伏誅。登以功，加拜伏波將軍。

太祖遺布書，為陳禍福。

布欲降。陳宮等，自以負罪深，沮其計。

○獻帝春秋曰…太祖軍至彭城。及太祖軍攻之急，布于白門樓上謂軍士曰…

「卿曹無相困，我當自首明公。」

陳宮曰…「逆賊曹操，何等明公！今日降之，若卵投石，豈可得全也！」
布遣人求救於術，術自將千餘騎出戰，敗走，還保城，不敢出。術亦不能救。

○英雄記曰…布告急於術。術曰…「布不與我女，理自當敗，何為複來相聞邪？」
術乃嚴兵，為布，作聲援。布恐，術為女不至。故不遣兵救也。

以綿纏女身，縛著馬上，夜自送女，出與術。與太祖守兵，相觸。格射，不得過，複還城。

○英雄記曰…布欲令陳宮、高順守城，自將騎斷太祖糧道。

布妻謂曰…「將軍自出，斷曹公糧道，是也。宮、順素不和。將軍一出，宮、順，必不同心，共城守也。如有蹉跌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？今不須顧妾也。」布得妻言。愁悶，不能自決。

○英雄記曰…順為人清白有威嚴。每所攻擊無不破者，名為陷陳營。
順每諫布。布知其忠，然不能用。布從郝萌反後，更疏順。順亦終無恨意。

■第9節 最期の転職面接

布雖驍猛，然無謀，而多猜忌。不能制禦其黨。但信諸將。

諸將各異意，自疑。故每戰多敗。太祖塹圍之三月，上下離心。

其將侯成、宋憲、魏續縛陳宮，將其眾降。

布與其麾下，登白門樓。兵圍急，乃下降。遂生縛布。

布曰：「縛太急，小緩之。」太祖曰：「縛虎不得不急也。」

布請曰：「明公所患不過於布，今已服矣，天下不足憂。明公將步，令布將騎。則天下不足定也。」太祖有疑色。

劉備進曰：「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！」太祖領之。

布因指備曰：「是兒最叵信者。」

○獻帝春秋曰：布縛急，謂劉備曰：

「玄德，卿為坐客，我為執虜，不能一言以相寬乎？」

太祖笑曰：「何不相語，而訴明使君乎？」意欲活之，命使寬縛。

主簿王必趨進曰：「布，勅虜也。其眾近在外，不可寬也。」

太祖曰：「本欲相緩，主簿復不聽，如之何？」

於是縊殺布。布與宮、順等皆梟首送許，然後葬之。

太祖之，禽宮也。問宮，欲活老母及女，不？

宮對曰：「宮聞，孝治天下者，不絕人之親。老母在公，不在宮也。」

太祖召，養其母，終其身，嫁其女。

○魚氏典略曰：下邳敗，軍士執，布及宮。太祖皆見之。

太祖謂宮曰：「公台，卿平常，自謂，智計有餘。今竟何如？」

宮顧，指布曰：「但坐此人，不從宮言。若其見從，亦未必為禽也。」